

萧乾译作全集

QIER TANGMUQIONGSI
DELISHI

XIAOQIANYIZUO

QUANJI

下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萧乾译作全集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下)

[英国] 亨利·菲尔丁 著

萧乾 李从弼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英)菲尔丁(Fielding,H.)著:
萧乾译.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萧乾译作全集)

I.弃... II.①菲...②萧...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453 号

萧乾译作全集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5.375 印张 8 插页 7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680-245-2/I·151

定价:35.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第 一 章

本章包括一些教训，当代批
评家颇需要细读一番

读者，我们无法晓得你是怎样的人。也许你像莎士比亚那样熟悉人性，也许你比莎士比亚的某些编校者也高明不了多少。唯恐是后一种情况，所以在咱们共同继续前进之前，理应对你进几句有益的忠告，免得你完全误解或歪曲我们，就像上述的编校者误解和歪曲莎士比亚一样。

首先，我们警告你不要迫不及待地去指摘我们这部历史中的任何事件，认为它来得突兀，与总的布局不相干，因为你不可能立刻就理解那些事件对总的布局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一个伟大创造，而批评家不过是条小小的爬虫。在他未曾晓得这部作品前后是如何连贯起来的，也还不知道故事的最后收场之前，就胆敢对其中某一部分胡乱挑剔；这真是荒谬、狂妄到了极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此处对批评家们所使用的暗讽和比喻重得没边儿了，然而此外也实在找不到更适当的提法来表明第一流作家与末流批评家之间的差别。

其次，我们还要警告你，我的好爬虫，不要乱说什么本书的某一人物像煞另一个人物；例如说出现在第七卷和第九卷里的两个客栈老板娘似乎大同小异。朋友，你应当知道，有些特征是各行各业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个好作家，其本领正在于能够保有这些特征而在运用时又能使之各有不同。再者，好作家还有这样一种本领：他能分辨出受同一罪恶或蠢举推动的两个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具备这后一种本领的作家寥寥无几，也只有少数读者才真正辨识得出这种本领；虽然我深信，对于能够辨识的人来说，这种发现就形成他读作品的一个很主要的乐趣。比如说，任何人都看得出美食家乌蒙爵士⁽¹⁾和纨绔儿弗勒特爵士⁽²⁾是迥然不同的，然而要分辨纨绔儿弗勒特爵士与朝臣奈斯爵士⁽³⁾之间的区别就更需要明察秋毫的判断力。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判断力，粗俗的观众时常对剧院上演的戏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我就曾经知道有一位诗人⁽⁴⁾险些被当作窃贼判处。在法律上，笔迹相仿是构不成什么罪证的，而对这位诗人的指控，比这还不足为凭。事实上，我很担心舞台上出现的每个风流寡妇都会被指摘为盲目模仿黛都，幸亏我们戏院里的这些批评家当中没有几个精通拉丁文的，还看不懂维吉尔。

其次，我们还要警告你，可敬的朋友（因为也许你的心肠比你的头脑要好些），不要由于一个人不够十全十美就说他坏。倘若你喜欢十全十美的人物，那么时下有的是可以满足你这种嗜好的作品；然而我们涉世以来从未遇到过那样的人，我们也就不想在本书里去写他。老实说，我很怀疑凡人是否曾达到过那样尽善尽美的境地，也怀疑世上可曾有过像玉外纳所描绘的那种坏透了的怪物：

——nulla virtute redemptum

A vitiis——

完全是罪恶，没有一件美德来冲淡。

其实，在一部虚构的作品里插进这么个天使般的完美人物或魔鬼般的下流货，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们读到这两种人物，思考之余，就会悲伤不已或羞愧难当，却不会从这些榜样中获得任何教益。在前一种情况下，当读者看到那样完美无缺的人物时，就会由于自己无法企及而担忧惭愧；而当他看到后一种人物时，发现自己身上也具有的天性竟然可以堕落成为那样可憎可恶的家伙，心里自然也同样会感到惶惶不安。

事实上，只要一个人物的品格里有一些善良成分，足以引起好心人的钦佩和爱戴，即使有一些小小的人性所防备不了的^[5]瑕疵，它们仍然会激起我们的同情而不是憎恶。其实，再没有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的缺陷更有助于提高道德的了，因为那些缺陷会造成一种惊骇之感，比起邪恶透顶的坏蛋所犯的过失对我们更能发生作用，长久在我们脑际萦回。在一个具有很多善良成分的人身上，弱点和罪恶就更惹人注目，他的美德将其衬托得更为鲜明，暴露其丑态。当我们看到这些罪孽给我们所喜爱的人物所带来的恶果时，我们就不但受到教育，为了自己以后避免这些罪恶，并且还由于它们贻害于我们所喜爱的人物而对其深恶痛绝。

那么，朋友，向你讲完这几点忠告以后，倘若你愿意的话，就随着这部历史与我们一道前进吧。

第 二 章

来了一位爱尔兰绅士。随后，客栈里
发生了一些颇不寻常的事

那战战兢兢的小野兔，由于害怕种种仇敌，其中主要是人，那个狡黠、残忍、食肉的动物，整天都一直躲在隐蔽的地方。这时，它尽情地在草地上嬉戏着。这时，猫头鹰，那尖声尖气的夜间歌手，在空心的树上唱出那也许会使当代有些音乐鉴赏家听了为之神往的歌儿。这时，那醉意朦胧的庄稼汉在回家途中脚步蹒跚地走过教堂的院子（或者不如说是坟地），恐怖感在他的头脑里勾勒出一个血淋淋的鬼魂。这时，贼盗和恶棍醒来了，而老实的巡卒却酣然入梦。明白说吧，这正是午夜时分。旅馆里的人，不论本书前边已经提过的，或是到夜晚又来到的，都已入睡。只剩下女仆苏珊还在那里忙来忙去——她必须把厨房的东西全刷洗干净，才能回到那个等待着她的多情驿夫的怀抱中。

就在这样的情景下，一位绅士匆匆忙忙来到旅馆。他立刻下了马，来到苏珊跟前，神情唐突而且张皇失措，急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女仆，旅馆里住的可有一位女客？天这

么晚了，而这个直勾勾地一直瞪着她的男人举止又是这么可疑，苏珊不免感到有些吃惊，所以在回答之前，先踌躇了一阵子。看到这般光景，这位绅士更加恳切地央求女仆告诉他真实情况，说他的妻子失踪了，现在正来寻找她。“咳，有两三回我差一点儿抓到她，”这人喊道，“可是就在我来到之前，她走了。要是她住在这家旅馆的话，就请你悄悄把我领到她跟前。要是她已经走掉了的话，就请你告诉我从哪条路上可以追到她。向你发誓，我一定叫你这个穷姑娘成为全国最阔的人。”说着，他就掏出一把基尼。一个比这个穷女仆身份高得多的人，看到这样厚重的贿赂，也一定肯去干比这绅士所委托的低贱多了的勾当。

苏珊根据她所晓得的一些关于沃特太太的情况，断定这位绅士必是她的丈夫，而她也必然就是这位绅士所寻找的迷途羔羊。她认为把本夫的妻子归还给本夫而赚到一笔钱，这钱赚得再诚实不过了。理由既然如此充足，她就毫不踌躇地告诉绅士说，他找的那位太太此刻正住在客栈里。于是，苏珊立刻在绅士的怂恿下（他答应事后必有重酬，而且一部分钱已经真交到她手里了），把他领到沃特太太的卧室去。

在上流社会里，长久以来就建立起一种习惯，而且也有确凿可靠的理由：丈夫不先敲门，不得走进妻子的房间。只要稍懂人情世故的读者，对这个习惯的诸般妙处，必然都不点自明。这么一来，夫人就来得及打扮一下，或者把一些讨厌的东西拿开，因为有些情况是细致、考究的女人所不愿为丈夫撞见的。

老实说，有教养的人们中间所树立的一些规矩，一般看来似乎只是些空头虚礼，仔细想想却感到大有必要。此刻，

倘若我们这位绅士遵守上述那个习惯该有多好啊。诚然，他也敲了门，但并不像他此刻应当采取的那种轻轻地敲法。相反，当他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时，就使劲去撞。门登时撞开了，他一头栽进屋里。

他刚从地上站起来，我们的主人公本人（说来既可耻又可悲）就也从床上跳下来，声色俱厉地问他是什么人，竟敢这么放肆地闯进他的房间。

最初，那位绅士以为弄错了，正要道歉退出；忽然，借着明亮的月光看到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胸衣、长衫、衬裙、女帽、发带、长袜、吊袜带、鞋、木屐等等。这一切东西燃起了他天生的妒火，气得他话都说不上来了。他没理睬琼斯的质问，径直朝床铺走去。

琼斯立刻挡住他的去路。于是引起一场剧烈的争吵，两人很快就动起手来。这时，沃特尔太太（我们不得不承认她也睡在同一张床上）也许刚从梦中醒来，看到两个男人在她的卧房里打架，就拼命喊：杀人啦！有贼啦！（喊得次数尤其多的是）强奸啦！也许有些人会奇怪她怎么嚷起“强奸”来呢？其实，女人在恐惧时的这些喊叫声有如音乐上的发啦啦啦，只作为声音的媒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

沃特尔太太的隔壁睡着一位爱尔兰绅士，因为他来到客栈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没来得及提到他。这位绅士就是爱尔兰人所称的那种好汉，或者说，骑士。他是一户殷实人家的二儿子，因为家里没有财产可以继承，只好出来另外开创一份家业。如今，他正是为此而前往巴思，想试试他的赌运和桃花运。

这个小伙子躺在床上读班夫人^[6]的一部小说，因为曾经

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再没有比依靠阅读些优秀文学作品来增进知识，充实心灵，更有助于博得女人欢心的了。因此，他刚一听见隔壁吵吵嚷嚷，就从床上跳下来，一手持剑，另一只手抄起身边点着的蜡烛，径直朝沃特太太的房间奔来。

倘若沃特太太乍看到这位只穿着衬衫的男人，越发感到有失体统，她这种担忧马上也就消释了大部分，因为这位骑士一进门就嚷道：“费兹帕特利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那个男人听了马上回答说：“啊，麦克拉契兰先生，在这儿遇到你，太好啦。这个坏蛋勾引上我的老婆，和她在一起睡觉哩。”“什么老婆不老婆的！”麦克拉契兰大声喊，“难道我还不认得费兹帕特利太太！难道我还看不出跟这位穿衬衫的先生同床睡的人根本不是她！”

这时，费兹帕特利朝这位太太瞥了一眼，又从她的声音（他就是站得再远也应该分辨得出来）发觉自己不幸弄错了，就向她道歉。然后，他掉过身来对琼斯说：“你听着，我可向你赔礼，因为你打了我。明天早晨我一定要让你吃点苦头。”

琼斯听到这番恫吓，只报以轻蔑的神情，而麦克拉契兰先生却说道：“其实，费兹帕特利先生，这么深更半夜的，你打扰了人家，自己也该感到惭愧。要不是旅馆里的人都睡熟了，就一定全会像我这样被你吵起来的。这位先生打得好。凭良心说，我虽然还没娶妻，要是我有妻子而你这么对待她，我非割断你的喉咙不可。”

琼斯由于担心沃特太太的名声，正窘得不知该说什么或干什么好。可是正像我们指出的，女人要远比男人来得随机应变。沃特太太记起她的房间和琼斯先生的房间是通着

的，于是，就凭着自己的胆子，并且指望琼斯的信义替她撑腰，就回答说：“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群流氓！你们哪个也不是我的丈夫。救命啊！强奸啦！杀人啦！强奸啦！”这时，客栈老板娘赶到房里来。沃特太太马上就以最刻毒的口吻说，她本以为住的是一家规规矩矩的客栈，而不是个窑子。可是现在一群流氓竟然冲到她房间里来，存心想破坏她的名誉，甚至要伤害她的生命。她说，名誉和生命对她都同样是宝贵的。

这时，老板娘也吼叫起来，声音跟床上那个可怜的女人才发出的一样大。她嚷道，这下她完蛋啦。这家客栈的名声一向干干净净，如今可完全被他们糟蹋了。说完之后，她掉过身来责问那些男人说：“你们凭什么跑到这位太太房间里来胡搅？”费兹帕特利低下头来一再说，他搞错了，非常对不起，然后就跟他的同乡一道走开了。琼斯为人机警，当然领会了他这位美人儿给他的暗示，就理直气壮地说：他听到有人破门而入，就赶来帮这位太太的忙；至于他们为什么会砸破她的门，他实在想不出；倘若他们想抢劫，总算幸而被他阻挡住了。“从开店以来，这儿就没闹过强盗，”老板娘嚷道，“告诉您，先生，我这店里不窝藏强盗，尽管我嘴巴上老说，可我恨透这两个字了。我这店里只欢迎正派、规矩的上等人。谢天谢地，这类客人我有的是，足够我张罗的。在我这儿下榻过的贵族有……”于是，她就背出一长串姓名和爵号来，那些名号，这里只好从略，以免有侵犯特权之嫌。

琼斯硬着头皮听了下去，最后打断她的话，转而对沃特太太道歉，说自己衣衫不整，不过只是为了急于营救她才

这么奔了出来的。读者可以设想她听到这番话之后所作的表示，而且倘若考虑到她此刻扮演的是一位端庄的夫人，夤夜被三个闯进来的陌生男人吵醒，那么对她在这件事中的全部举止神情也是不难推想的。她所担任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她扮演得真是惟妙惟肖，女演员也没有一个赛得过她的，不论在台上还是台下。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到充分的论据来证明，高尚品德对女人来说是多么极其自然的事。也许一万个女人中难得有一个会演戏，甚至两个女演员扮起同一角色来，轻易也不能演得同样好；然而一旦她们表演起贞洁人物来，却都可以演得很好。不论本人贞洁不贞洁，莫不演得逼真。

当男人们全走开之后，沃特尔太太的恐惧和愠怒也平息下来了，她就用和蔼得多的语调跟老板娘攀谈起来。老板娘则还在担心她这家客栈的名声，为了维护这份名声，她又念叨起哪些显贵曾在她这里歇宿过。沃特尔太太没让她啰嗦下去。她斩钉截铁地说，老板娘对刚才发生的事一点儿责任也没有，然后就请老板娘离开，好让她去安眠，并且希望天亮以前再也别来打扰她。听到这话，老板娘十分殷勤地连连行礼，就告退了。

第 三 章

老板娘和女仆苏珊之间的交谈，所有开客栈的
及当伙计的都应一读。来了一位漂亮小姐，
从她的温厚举止中，有身份的人可
以学得怎样到处受人敬爱

老板娘记起门被砸开的时候，只有苏珊一个人还没睡，就立即去找她，问她事情最初是怎么闹起来的，那位陌生的绅士是谁，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怎么来的。

苏珊就把读者早已了然的全部经过向她说了一遍，按照自己的方便，改了某些情节，并且把她收下的那笔钱完全隐瞒住。老板娘一开头先对那位太太颇表示同情，说她是担心旁人会破坏她的贞洁才那么害怕的。苏珊为了让老板娘不要在这上头有什么不安，就赌咒说她亲眼看到琼斯是从沃特太太的床上跳下来的。

老板娘听了大发雷霆。“你真是胡说八道！”她嚷道，“要是那样，一个女人家还会那么大声喊叫，让人人都晓得！我相信足有二十个人可以证明她喊叫了。请问，一个女人家除此之外还能拿出什么更好的证据来表明她的清白？请你不

要散布店里任何客人的这种坏话。因为这不但玷辱她们，对店里也不光彩。咱们这家店里决不会有流氓或邪恶的叫花子进来。”

“这么说来，”苏珊说，“我别相信自己的眼睛啦。”“对，眼睛有时候是靠不住的。”老板娘回答说，“凡是对这些上等人不利的事情，我是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昨儿晚上他们要的那桌菜，半年来我还没做过一次那么好的买卖呢。他们真是满不在乎，脾气又那么随和。我把沃斯特郡的梨酒当香槟卖给他们，人家一点儿也没挑剔什么。其实，我那梨酒味道好，又滋补，比得过全英国最好的香槟，要不然我也不会卖给他们。他们足足喝了我两瓶。不会的，不会的，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么规矩、正派的人会干出什么坏事来。”

苏珊的话给堵回去了，于是，老板娘谈起旁的事情来。“你刚才说那位先生是骑驿马来的，外面有个跟班的，跟马匹在一起。想必他也是位大老爷。你怎么不问问他吃了饭没有？他大概在另外那位先生的房间里哪。去问问他有没有叫人。如果他晓得店里还有人没睡，可以准备菜饭，也许他会要点什么。可是别像往常那样乱说什么火也灭了，鸡鸭还没宰。如果他要羊肉，可别瞎说咱们店里没有。我晓得肉铺老板在我上床之前刚宰了只羊，倘若我需要的話，他总会趁热割一块给我的。去吧！记住，鸡、鸭、羊肉，什么都有。打开门就问他，老爷，您刚才叫人了嗎？要是他们什么也不说，你就问，老爷，晚饭您想吃点什么？别忘记称他老爷。去吧。要是这点事儿你全办不好，你就再也别想有什么出息啦。”

苏珊走了。过了不久，她跑回来说，两位老爷在一张床

上睡了。“两位老爷睡一张床!”老板娘说,“哪有那事。我敢说,他们一定是两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汉。奥尔华绥少爷猜对了,那家伙一定是存心去抢沃特尔太太的。他要是像上等人那样,砸那位太太的门是想干点风流事儿,他就决不会溜到隔壁,省下一顿晚饭、一张床铺的开销。这两个一定是贼。找老婆不过是个借口。”

老板娘这番斥责其实大大冤枉了费兹帕特利先生。尽管他是个穷光蛋,他确实生来就是上等人。他的心灵和头脑也许有点缺陷,然而却绝不是个偷偷摸摸的家伙或是吝啬鬼。实际上,他倒是个花钱十分大方的人。他虽然和妻子一道得到一笔可观的产业,可是如今除了他妻子还有点赡养金之外,已经花得一文不剩了。为了把那笔赡养金据为己有,他就虐待起妻子来。加以他又极好吃醋,那可怜的女人实在忍无可忍,就逃跑了。

这位绅士从彻斯特赶了一天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刚才打架时又饱尝了一顿拳头,骨头酸痛,心里也更加痛楚起来,所以什么也不想下咽。刚才根据女仆的话把沃特尔太太错认作自己的妻子,结果大失所望。他没想到尽管头一个撞错了,说不定妻子还是住在这家客栈里哪。于是,他就听从朋友的劝告,当晚不再找下去了,并承那位先生的好意邀请,与他同榻而眠。

那跟班的和马车夫的心境却两样。只要老板娘肯卖,他们倒是什么菜都愿意要。不过,当她从这两个人口里了解到事实真相,确实晓得费兹帕特利先生不是个贼之后,她才让步,并给他们端上些冷肉来。两人正在狼吞虎咽的当儿,巴特里奇走进了厨房。最初,他是给上述那场纠纷吵醒的。后

来，他正打算重新入梦，一只猫头鹰扯着嗓子在他窗前为他唱了一阵夜歌，吓得他马上跳下床，赶忙披上衣服；他听到厨房里有人的讲话，就跑下楼寻求作伴的来了。

他一来，老板娘又走不开了。本来她想叫苏珊照顾另外那两个客人，自己去睡觉的，可是奥尔华绥少爷的朋友是不好怠慢的，特别是他已经招呼给他烫半升葡萄酒。老板娘立刻答应了，在火上替他烫了半升梨酒——什么酒它都能顶替。

那个爱尔兰籍跟班的睡觉去了，马车夫也正要去睡。可是巴特里奇邀他留下来一道喝点酒，那小伙子就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其实，这位塾师不敢一个人回去睡觉，又不晓得老板娘究竟能呆多大工夫，他就拿定主意把这小伙子留下来；有他在跟前，就不怕魔鬼和它的喽啰的侵害了。

这时，大门口又来了一名马车夫。老板娘让苏珊去看。她让进两位骑装打扮的年轻小姐，其中一位的衣服上镶着极其华丽的花边，巴特里奇和那马车夫立刻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老板娘也赶紧上前行礼，殷勤招待。

那位盛装的小姐和蔼地笑了笑说：“对不起，太太，请让我在您的厨房的炉边暖和一下。外面真是太冷了。可是我绝不要打搅大家，请千万别离开座位。”这话是指着巴特里奇说的，他看到小姐穿戴得这么富丽堂皇，吓得蜷缩到房间另一角落里去了。其实，她理应受到更好的尊敬，因为她是世上的一位绝色美人。

小姐一再请巴特里奇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但是怎么劝他也不肯。于是她脱下手套，伸出手来烤火——那双手除了不会融化，凡是雪所有的特点它们都具备了。她的同伴（其实

是她的女仆）也脱下手套，露出的那一双手，无论在冻僵的样子或是颜色上，都像煞冷牛肉片。

“小姐，”那女仆说，“今儿晚上您可别想再往前赶路啦。我真怕您累坏身子。”

“当然啦，”老板娘大声说，“小姐绝不会那样的。唉，我的天，今天晚上还赶路！小姐，可别存这种念头吧——不过，您也决不会再走的。小姐晚饭想吃点什么？店里有各样羊肉，还有点嫩鸡。”

“恐怕该吃的不是晚饭，而是早饭啦，”小姐说，“可是我什么也吃不下去。就是停下来，也只躺上一两个钟头。要是方便的话，太太，请给我一杯葡萄乳汁吧，稀稀的，不要很多。”

“好吧，小姐，”老板娘大声说，“店里还有上好的白葡萄酒呢。”“那么说，你们这儿没有葡萄汁吧？”小姐说。“有的，”老板娘说，“只要您小姐喜欢，全英国也找不出这样——不过，无论如何您还是吃点什么吧。”

“讲老实话，我什么也吃不下，”小姐回答说，“您只要费心替我尽快把房间准备好，我就感激不尽啦，因为不出三个钟头我就得骑上马继续赶路。”

“喂，苏珊，”老板娘嚷道，“野鹅室里的火炉升起来没有？小姐，可惜店里最好的房间全住满了。好几位上流客人现在都入睡了。这儿住着一位年轻的大乡绅，还有好几位旁的高贵客人。”这时，苏珊告诉她，两位爱尔兰绅士已经住进野鹅室里去了。

“岂有此理！”老板娘说，“你既然晓得天天都有上流客人到咱们店里来，为什么不把最好的房间留几个？……那两